

笔走心缘

封面画展

□ 施敏

我工作的医院有一份国内权威的儿科学术期刊,办了四十多年了。和很多老牌医学期刊一样,封面总是一副严肃的面孔:画着各种网格线条、人体器官图,或者药物分子的结构。这些图传递着科学的权威感,但也让人觉得冷冰冰的,像隔着一堵墙。

但是,今年拿到第一期新杂志时,封面一下就把我“抓”住了。

那是一幅叫《星辰大海》的油画。画面是旋转的漩涡形状,跳动着红、黄、绿的色彩,给人温暖明快的感觉。画得也许不够精准,线条透着稚气,但看着它,感觉不到冰冷的病症,反而觉得直抵人心。画这幅画的,是一个10岁的自闭症孩子。封面上的每一笔色彩,都像这个孩子无法用语言诉说的内心世界,正在向我们敞开。

策划这期封面的编辑是我的一位好朋友,他是位儿科医生。我问他,怎么会想到用自闭症孩子的画做封面?这样会不会降低杂志的学术性?

他告诉我:“很多医学实践中,一张好图有时比千言万语更有力量。”他说,这些年他对特殊儿童的看法改变了很多,这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一位大学教授的影响。

“一次偶然的机会,那位教授跟我

聊起自闭症儿童的画。虽然我们医生和搞教育的研究者看问题的角度不一样,但聊得越多,我越提醒自己:要把这些孩子首先看成‘儿童’,而不是只盯着‘孤独症’这个标签。语言障碍是自闭症孩子的核心困难,语言是用来表达的。当他们没法用语言表达时,必然会寻找其他方式。画画,就成了他们无声的表达。”

后来,我读了那位教授公众号里的一段话,印象特别深。她说:“自闭症儿童首先是儿童,其次是儿童,最后还是儿童,我们必须停止把他们当作‘星星的孩子’,我们承认人类个体的多样性,但他们应该本质上还是人类,自闭症儿童无论障碍程度如何,他/她首先还是一个人类幼童。”

朋友说,第一期封面那幅画画的孩子,来自苏州工业园区的一所特殊教育学校。那里在教自闭症孩子绘画方面,已经形成了一套系统的支持方法。

第一期封面如此惊艳,让我对后面几期充满了期待。

果然,接下来一期的封面又让人眼前一亮。这幅叫《春风十里》的画,作者是一个重度自闭症的女孩。她12岁了,还不会叫爸爸妈妈,却在画布上恣意泼洒出色彩,那些抽象的花卉像炸开的彩虹,感觉颜色都在“尖叫”。指导老师说:“她刚开始画画那一年,只许我站在三米外看。但现在,色彩成了她的情绪表达。”

封面画展还在继续。最近一期《绿色心情》,画面上一个抽象的人形轮廓,侧身长凳,身体里填满了红、绿、蓝,色彩像梵高的画一样浓烈炽热,仿佛传递着一种无法言说的喜悦。

自闭症孩子常常面临语言交流的困难,画画就成了他们表达内心的重要出口。这些被称为“星星的孩子”,用色彩、线条和构图,向我们传递着他们难以言说的情感和对生命的感悟。

在自闭症画家里,最有名的可能要数被称作“人肉照相机”的斯蒂芬·威尔特希尔斯。他三岁被确诊自闭症,后来父亲又车祸去世。在伦敦的特殊教育学校里,画笔成了他唯一的语言。九岁学会说话前,他甚至自己画了二十六幅图来代替字母表。2001

年,BBC拍过一个纪录片,记录了一个奇迹:他坐直升机在伦敦上空飞了一圈后,仅用了三个小时,就把飞过区域里十二座古迹和两百栋建筑,分毫不差地画了下来。像他这样的自闭症画家,他们也许不会用嘴说“我爱你”或“我害怕”,却能用画笔告诉你他们眼中的世界。就像威尔特希尔用他那幅15米长的东京画卷告诉所有人:“我不太会聊天,但请看看我的画——这是我想对你们说的全部的话。”

朋友说,读书时老师常强调,“病人”两个字,不能只看见“病”,而看不见“人”。儿童如同还未绽放的花朵,更需要儿科医生在治“病”以外,懂得去呵护“人”。在看到这些特殊儿童的画作后,有教授提议,应该把它们挂在医学院的走廊里,让未来的儿科医生们都看到。因为这是医学教育中不可或缺的一课,其中蕴含的人文精神,需要每位学生在凝视画作时,自省体悟。

当医学期刊的封面开始流淌特殊孩童笔下的色彩时,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改变,更是医学精神的回归。那些曾被诊断标准所定义的生命,正在用画笔改写医学的叙事——科学依然精准如手术刀,但握刀的手,已经被孩子们的画,温暖了。



图片来源: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临床儿科杂志》

心香一束

茄子擦锅的夏日味道

□ 施炳刚

农历六月初六的日头,总带着股怀旧的暖意。老家的灶台前,少不了摊面饼的烟火气。老辈人相传,这日子原是皇家要晒龙袍的,百姓们跟着效仿,不知怎的,倒把晒衣的讲究,酿成了舌尖上的习俗。《崇明县志》里的墨香还未散尽,三百多年的时光,就这么藏进了一张薄薄的面饼里。

调面糊是个细活。瓷盆里的干面粉堆成小山,清水一浇,便化作了软乎乎的云。打个鸡蛋进去,金黄的蛋液裹着面香,像极了乡间黄昏的颜色。老人们总念叨,调面要顺着方向转,手腕子得稳,心也要静。木筷在盆里转出圈圈涟漪,面糊渐渐变得透亮,像是把岁月的褶皱都熨平了。这时候深吸一口气,生面的清甜混着蛋香,直往鼻尖里钻,勾得人忍不住想舔舔嘴角。

烙饼的铁鏊子早就烧热了,火不能太旺,得像春日的风那样温吞。切半段茄子,在水油混合的碗里打个滚,往锅里一擦,“滋滋”一声,油香便漫开了。舀一勺面糊淋进去,手腕轻轻一转,那面糊就像听话的孩子,乖乖铺满锅底,渐渐泛起细密的小泡。等边缘微微卷起,用竹铲刀轻轻一翻,金黄的饼面就露出来了,像是被阳光吻过的颜色。这时候的厨房,飘着焦香与面香,让人想起小时候蹲在灶台边,眼巴巴等着第一块饼出锅的光景。

摊好的面饼要放在倒扣的竹编洗菜篮底,透气的竹篾隔开了粘连,也留住了温度。吃的时候最是热闹,搪瓷盆里摊开面饼,随手夹几样时令菜——金瓜丝拌着金针菇,脆生生的;土豆丝炒肉丝,油汪汪的;还有豆瓣泥的绵密,韭菜炒蛋的鲜香,往饼里一放,卷成个胖鼓鼓的条

儿。咬上一口,面饼的柔韧裹着蔬菜的清爽,混着酱料的咸香,直叫人眯起眼来。小时候总爱把饼卷得高高的,举在手里像个宝,边跑边吃,碎屑掉在地上,引得小鸡们扑棱着翅膀来追。

如今的摊面饼,早没了那么多讲究。网上买来的机器通上电,调好了面糊往上一沾,“叮”的一声,一张饼就成了。可不知怎的,总觉得少了点什么。或许是少了茄子擦锅时的“滋滋”声,少了转锅时手腕的巧劲,少了竹篮里飘出的缕缕热气。但那些老菜谱还在——肉丝炒土豆丝的锅气,糖醋黄瓜丝的酸甜,肉末豆腐羹的滚烫,依旧是记忆里的模样。咸鸭蛋切开时流出的红油,总能在饼里晕开一片乡愁。

坐在空调房里吃着机器烙的饼,忽然想起老家的灶台。烟火熏黑的墙根下,爷爷总说:“面要顺着劲儿调,日子也要顺着心过。”原来摊面饼的学问,从来不止于一张饼的薄厚软硬。那顺时针搅动的面糊,是老辈人对生活的执念;那小火慢烙的耐心,是时光沉淀的温柔;那卷进饼里的各色菜肴,是对节令的敬畏,对土地的感恩。

岁月变迁,曾经只在六月才有的美味,如今成了寻常餐点。可每当闻到面饼的焦香,总会想起老家的屋檐下,竹篮底里摆着的金黄饼子,想起灶台前忙碌的身影,想起老宅子里孩子们追着饼香跑的欢笑声。原来有些味道,早已刻进了骨子里——它是旧时光里的烟火,是乡土记忆的味蕾密码,更是无论走多远,都能牵住游子脚步的那根细细的线。

摊开一张面饼,卷进的不只是菜,还有阳光、风雨、岁月,和永远也说不完的乡愁。

特色崇明

新河镇,当年老外登陆崇明的第一个地方

□ 柴燕熊

旧时候,由于江海的阻隔,崇明岛上环境闭塞,外来的人员比较稀少。但是,早在十八世纪三十年代,岛上中部的新河镇,就已经有外国人来光顾过。

那是1832年2月26日,英国东印度公司职员林德赛,中文名字叫胡夏米,偕同上年来过中国沿海的译员、普鲁士传教士、号称“中国通”的郭士立等人,受东印度公司派遣,乘坐“阿美士德号”帆船从澳门出发,开始在中国东南沿海考察航行,目的在于深入了解当时中国沿海各港的商业发展以及对西方世界开埠通商的可能与适宜程度,并收集沿海社会各阶层对开埠通商的反应等情报。

在实地考察了福州、厦门、宁波等地之后,6月20日,胡夏米一行到达上海吴淞口外,停留了18天才离去。航行结束后,胡夏米向东印度公司递交的航行报告中,有着关于在崇明新开河的见闻。他写道,7月1日,自己同郭士立偕“阿美士德号”两名船员一起来到了崇明。当时他就已经知道,崇明是世界上最大、人口最多的河口冲积岛,人口有50万。在一个泊着一艘沙船的小湾靠住后,他们直接步行上岸。

胡夏米后来在报告中写道:当地百姓一看到我们既羞怯又害怕,但很快就恢复了常态。一名聪明的小男孩乐意为我们带路去离此约3英里的新河镇。这里出产丰富,种有水稻、棉花、小米和蔬菜。河渠纵横交错,起着涝时排水、旱时灌溉的双重作用。如同中国大多数省份那样,岛上的人们并不居住在大

村庄里而是散居于小村子中,此外独处的农舍亦到处可见。人口看来众多,百姓们健康而又精力充沛,多数人面色红润。人们使用一种结构奇特的手推车,它们不仅用来运送农产品,而且也用于外出代步。这种车的中央安有一个大车轮,轮上置有架子,货物就置于车轮两边。我们遇上一个体面的外出者,车的一边放着他的行李,他则舒适地坐在毡垫铺就的另一边。我们还碰到一些装着一种特别白的食盐的手推车。步行了约3英里后,胡夏米他们到达了镇上,见镇呈狭长状,有几处十分像样的房屋和商店,其中有一家用大字招牌写着出售东印度公司的羽纱和呢绒。在水果摊上他们看到有大量的杏子,就买了一些。一行人从镇这头至那头走了约半英里,挤在一大群人中间,看了各种店铺和房屋,然后又原路折回。胡夏米写道,这些淳朴的人们还是生平第一次见到欧洲人,其友好的举止超过我们以往任何所见。许多小贩看到我们喜欢杏子都向我们围来,纷纷把他们所能拣出最好的杏子向我们兜售。人们从四面八方围来向我们索要小册子,我们散发了约20本。一大群人便立刻围住得到小册子者争相阅读。在返回途中,至少有300名各种年纪的人尾随着,并热情地表示希望我们以后再来。看看现在近二百年后的崇明岛,既有老外来岛上工作的,也有旅游的,每年的自行车比赛期间,更有不少来参赛的,真是变化太大了。



《静物·莲蓬》(油画) 黄阿忠

诗韵悠悠

永远的长征

□ 薛鲁光

别样的参演
身躯正接受
属于高尚的洗礼
当跃动的音节跳出
和平的舞台
当高亢的歌声回荡于
雪山草地
当疲惫的泪水在眼眶里滚动
啊,永远的长征
与高尚灵魂的激情对白
追寻飞夺泸定桥、
强占腊子口的硝烟
感触为穷人打天下的心脉

长征,我想对你说
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壮举
已经在金黄稻穗里拔节
在香山枫叶下怒放
在辽宁舰不辱使命下开拔
啊,举目远眺那长城的威严
啊,侧身搏击那浪漫的浪花
啊,激情敲击那幸福的键盘

长征,我想对你说
面对蚍蜉撼树的不自量力
面对蚂蚁缘槐的狼子野心
长眠于长征路上的英魂
就是无畏抗击的定海神针
少年在长征组歌中沐浴
祖国在逆境中成长、崛起